

## 抓紧时机、善作桥梁——王永信

邱清萍牧师

美国「中国信徒布道会」事工专员/「基督丰荣团契」董事会主席

神赋予王永信牧师多方面的异象、恩赐与成就，他早期在台湾牧过会，后来在美国创始了中国信徒布道会，又在香港成立了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，和在美国的大使命中心；他创办了《中信月刊》、《今日华人教会》、《大使命》等期刊。又推动过几个福音运动，除华福运动外，还有洛桑运动、主后二千福音遍传运动等。这样的一个清单，会使许多人咋舌，他如何可以为主做这么多的事？

有人曾问他如何把一生安排得如此紧紧相扣，一个工作带动另一个。他回答说：「这完全不是我的计划，也不是我刻意的安排。在我开始中信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过将来会有华福这样的运动，在华福的时候也绝没有想到主后二千的运动。都是在做的时候，神的感动来了，而且门一个一个的打开，我就很自然的走了进去。我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，祂早有全盘计划，我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而已」。

### 信心的脚印

神的感动。走一步看一步。这是否就是信心的脚印？但信心也要顺服，王牧师顺服神的感动，抓紧时机，然后大胆的迈步走进去。有信心就会放心，能放心就会有胆量。抓紧时机的先动性在神，祂感动，也预备恩典。王牧师对神有这样的认识，所以当他看见机会，就会抓住，不肯放过。难怪神就给他更多的机会，更多的感动，更多的恩典，当然啦！也更多的工作，更多的劳苦。

伊索寓言里有一个小故事，名叫《look before you leap》（先看清楚才跳），这是一般常识吧。而他说自己却是「leap before I look」（未看就跳），就有些「反常」。他说无论甚么事工，只要清楚是神的感动，就会跳进去，不会左顾右盼，或等候更多的客观

条件。他也不会因别人不同意而放弃，也许就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跨越了许多人为的、文化的、传统的障碍，为天国成就一些有深远影响的事工。

### **观察时势，抓紧时机**

王牧师很会抓紧时机，特别看到需要，有神的感动，他会不顾一切，为福音和神的国度摆上一切。1957年，王牧师去欧洲旅行布道，在瑞典延雪平 (Jonkoping) 领受天上的异象，要他为「本国之民大发热心」，次年移民美国，1961年10月在密执安州底特律成立了中国信徒布道会。

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风云变幻，肯尼迪总统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、越战、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、嬉皮士、妇解运动、「神死运动」、反权威等，也是自恋时代的降临。

六十年代也是美国华人教会转折的年代，华人历经一百多年排华的移民政策，人口始终滞留在廿多万以下，而当时的华人教会仍以自由派为主，且华人事工被看作是没有远景，迟早会融入主流社会。没有人会想到六十年代中期，美国的移民政策会放宽，美国的大门将有愈来愈多的华人涌进来。（到了1970年，华人人口升到40多万）。但是主一早知道，并且已经在部署祂的福音精兵，也在建立许多的福音桥梁。

1964至65年，王牧师驾车环美一周，穿着福音背心，作街头布道，共走了一万英里，历时一个多月。他深感「许多教会是关起门来工作，教堂成了福音的囚牢。教会的信息被限制在教堂的四壁以内。...教会忘记了人群，人们也忘记了教会。」他也深感美国这曾以神立国的国家正走向堕落与灭亡，所以在车顶安置了一个大牌子，写着：「世界末日近了，快悔改，信耶稣。」他穿州过市，走在人群中，派单张，苦口婆心劝人回归上帝，虽然有人接下单张，有人肯聆听，但嘲笑、唾骂与赶逐，甚至威吓也遇到不少。

1966年，王永信牧师召集一些信主的留学生，组织「暑期福音布道队」和「中华圣乐合唱团」在美加各地巡回布道。他把基督徒召聚一起，一同成为福音桥梁，广传福音，当中有些队员和团员深受感动，后来也成为了传道人。

除了街头布道，王牧师也常到美加各地讲道，与其它神的忠仆如赵君影、史祈生、周主培、赵士昌等不约而同在各校园、唐人埠等华人聚居地方撒种开荒。那时华人教会像埋在地里的种子，开始发芽生长，神正在北美兴起一个奇妙的现象——查经班的成立。王牧师在1966年曾这样写道：「今天神在海外青年学人中间，正在作着一项奇妙的善工，不论是在美国、加拿大，甚至欧洲的大学，只要有几十个中国同学在一起，他们中间就会有一个基督徒团契或查经班。这一个现象是前所未有的，也是其它国籍的学生中所见不到的。」他自己在其中扮演着催生、喂养与培植查经班领袖的角色。

抓紧时机必须对时势敏锐的响应。廿世纪九十年代，世界冷战结束，共产主义骨牌式崩溃，东欧门户开放，加上中国六四事件引致知识分子的出国热，正是传福音的大好机会。王牧师在美国与海外校园合作，推动大陆学人事工，出版《中国学人培训材料》系列。同时，透过大使命中心的事工，十多年来带领短宣队在新东欧、独联体、喜马拉雅山区、巴尔干半岛、太平洋岛屿以及波斯湾等地开拓福音工场，并将它们交给华人教会及机构继续跟进，实践「伙伴式宣教」。

### **善作桥梁**

王牧师认为在他各种的事奉里，最独特的是作桥梁的角色。他超越地域、种族及文化，从北美华人福音事工开始（中信时期），连接到普世华人福音事工（华福时期）；又把华人福音事工与普世福音事工连接起来（洛桑及公元二千福音遍传运动时期）。他说：「我觉得比较满意的工作是把同工同道带到一起桥梁性的事工。我相信只要把一些对神的事工有负担的人带到一起，奇妙的事就会发生」。奇妙的事真的发生了，而且好多回。

### **福音工人的桥梁**

1970年，王牧师参加 Urbana 宣教大会，在会中他跟数字华人牧师交通，大家同有一个负担，觉得北美华人教会应有更多交通和合作。于是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筹备了「北美华人福音会议」（NACOCE），并于1972年举行，有300多位同工出席，当时王牧师心里面想，假如北美同工可以这样聚首一堂，要举行一个全球华人福音会议是否可能呢？（此后15年北美华福共开了四次会议，并于1987年与世界华福合并）。

1974年，在瑞士举行的第一届洛桑会议，有70余位华人出席，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扪心自问：洛桑会议这么多不同的种族尚且可以聚在一起，为甚么华人教会就不可以？结果就产生了华福大会的构想，两年后成为事实。并推举王牧师为总干事。

1976年8月18至25日，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以「异象与使命」为主题在香港召开，是华人教会的创举。大会的口号是「华人教会，天下一心，广传福音，直到主临」。华福的任务是在普世华人教会之间建立起了解与合作的桥梁，其目的有三：促进华人教会之合一及增长，预备华人教会向大陆传福音，动员华人教会向普世广传福音。并将普世华人教会分区，每区设区委会，协助大会推展事工。

华人民族性自古有「各家自扫门前雪」的「家天下」倾向，王牧师要担任桥梁角色非常不容易。王牧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是因为他不敢违背心中那「欲罢不能，愈来愈强的声音与信念——华人教会需要合作，需要广大的心，需要超越的异象，需要直奔地极的行动」。

## **中西教会的桥梁**

王牧师的异象不只是把普世华人教会联结起来，也因他拥有中西文化的训练和背景而起了桥梁的作用。1987年他出任葛培理牧师创立的「洛桑普世福音事工执行委员会」的国际主任，筹办第二届洛桑会议并任大会总干事。1989年他推动「公元二千福音遍传运动」，担任董事会主席，而且带出未得之民的10-40之窗的宣教视野。透过这些事奉，他不但有机会与各国教会的领袖共商天国事工，也为华人教会树立榜样，不分种族，投身普世宣教。

在普世宣教上，华人教会是否能够与西方教会更紧密的联系，和更积极地配搭呢？

王牧师觉得很可惜这个理想尚未达到，而且还差得相当远。他说：「华福运动到现在还只是在华人中间进行，而华人也很少参加其它普世的运动。大部份华人还不能与西方肢体平起平坐，商量事情，觉得自卑，这一点是很可惜的。也可能华人觉得白人有优越感，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确都有优越感。但不要忘记中国人一向也有优越感。假如我们有美国他们那种成就的话，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的成就，也许我们会比他们更骄傲。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够骄傲了。其实美国华人无论在文化、成就、经济等都超越了美国社会的中间线，无须自卑，但事实却是如此」。

### **搭桥者的装备与代价**

对王牧师来说，桥梁工作是他事奉的高峰，看到一些教会肯走在一起携手合作，他感到很开心。但他事奉的低谷也是这些桥梁的工作，每逢看见华人教会抱着门户之见，各自为政，不愿意为天国牺牲小我，他就感到很痛苦。

桥梁工作是一条孤单不讨好的路，也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。神如何装备王牧师胜任这样一个角色呢？王牧师说：「第一，你必须会讲道，事实上在华人教会无论你要推动甚么事工，你必须会讲道。我以前的布道及讲道工作，对日后联络众教会都很有帮助。事实上，布道工作我一直没有停止。葛培理是神很使用的布道家，洛桑会议也是他出面召集的，因他布道工作的成效，他登高一呼，凝聚力就出来。

第二，不怕挨骂。华福是服事众教会的工作，刚开始就有人警告我将来会有『公婆满天下』之患。还有人说，假如华福能有两年的寿命，你可以来找我。所以这个工作非常不容易。批评的也很多，也有人说我自作聪明，或想作教皇。

第三还要有配偶的支持。我在华福事奉时，每年平均有半年到世界各处探望教会。师母的支持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，她从来不会拉我的后腿。」

王师母个人的感受与经历又如何呢？「我在 1959 年奉献以后，就离开了台湾，神慢慢带领我作一个祷告，就是将来要成为传道人的帮手。等到神真的安排一个传道人作我的丈夫，我心理是已经准备好了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假如丈夫愿意如此为神摆上，实在是求也求不到的。我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丈夫，我能参予他的事奉，是我的福份。师母若因丈夫忙于事奉而感到自怜，这就太可惜了。你鼓励他还来不及，又怎能拖他后腿呢？」

### **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**

如圣经上的迦勒，王牧师在心态与精神上「那时如何，现在仍是如何」。在七、八十高龄，他仍像以前一样领受异象，求神「将这山地给我」。他说要装备中国大陆教会做差传，使福音入中国、在中国及出中国。他盼望中国教会能成为普世宣教的教会，中国的护照将被更多的国家所承认，所接纳。宣教的意识也会更强，机会也会更好。他认为现在就要开始训练国内信徒做差传。一个教会从没有做海外差传到做，过程可能相当长。他感叹虽然过去卅、四十年都在努力推动差传，至今仍只有五份之一的海外华人教会做差传，速度太慢了，可见大陆教会真要早日开始这方面的教导。

王牧师对华人教会下一代的领袖有何观感和期盼呢？他说：

「我们这一代（快八十岁及以上的人）经历过世界大战，中日战争。我的成长期多在战争中渡过的，这些艰险与困难的经历，也塑造了坚定的意志，和对事物的分辨能力。我们相信绝对真理，不一定追求共识。

然而，在后现代多元文化的思潮下长大的人，不强调『独特性』，一切都是多元化和相对的，其实是『绝对的主观』，你看是罪，我看不是罪。在这种思潮下长大的人怎么可能有志向、有委身的精神，怎么会为信仰而坚持到底。就算成了基督徒，对时

代不妥协的挑战性也不强。这样的人当了领袖也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清楚的方向。

因此我希望下一代的领袖有坚定的信仰，不要怕被人耻笑守旧和古板，要敢站在真理一边。也盼能改掉上一代人的毛病，效法他们事奉主与为主受苦的精神，但不要学他们建立自己的王国。要多一点国度观念，胸襟也要广阔一点。上一代的教会观比较弱，只看到自己地区范围的工作，看不到神整个的国度，使宣教工作很难推行，也影响了教会间彼此的合作。这些都盼望下一代的领袖能更上一层楼。

我承认我们这一代的领袖，大部份没有刻意地和花心思与时间来栽培下一代，这是我们的亏欠。不但没有，有时还怕年青的一代起来取代自己，这是教会的悲剧。当然有些领袖有很好的榜样。我们有责任提醒下一代，不要犯我们同样的错误」。

王牧师曾说王明道先生和宋尚节博士是他的恩师。他九岁时随父母到王先生在北京牧养的教会做礼拜，十一岁在宋博士主领的奋兴会中重生得救。他事奉的人生无疑受王、宋二人的影响，他有宋博士「为主燃烧、毫无保留」的奉献精神，在福音及宣教事工上充满全力以赴的热忱与急切；他在工作上的一丝不苟及认真，忍辱负重与胸襟，都有王先生的影子。但愿王牧师从前人所领受、蒙主大用的特点也一样的传递下去，代代相传。

(本文取材自《从飘泊到植根—北美华人教会采风录》，美国中信出版，2010年。)

#### **参考数据:**

《异象的人生》，世界华福中心编委会，1986。

王永信： " 王明道与宋尚节—两位不同而又相同的人 " ， *大使命季刊*（2000年8月），  
美国加州：大使命中心，页 20-27。

作者采访，2004年。

**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 第 52 期 2018 年 4 月号**